

通
介
堂
經
說

通介堂經說卷十九

徐灝學

周禮四

冬官

輶有三度

考工制器皆有尺寸程式惟輶長無明文記曰輶有三度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駑馬之輶深三尺有三寸又曰軌前十尺而策半之皆虛率耳蓋輪輿之屬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皆有一定之度獨輶之爲物曲而漸殺規矩無所施若但著其尺寸而無法以處之將歛弛由人曲多者短而體直者長矣故爲之

虛率施以限之使不踰越也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
轅曲中此指斲端虛垂綫也試自軌前爲橫綫十尺又
作直綫四尺七寸垂綫二綫相交成直角句股形乃以
弦矢求弧爲斲之曲尋圓心於垂綫之下而運規於上
自軌前至垂綫之端比而量之得一丈一尺有餘卽斲
之長如半弧焉如此則盈朒有法脩短有度而無深折
淺負之患矣不用句股求弦者弦外之弧其曲多也以
句爲矢斯所得爲半弧矣弦矢求弧古無其法故以比
量得之古之爲斲者大率如是而已不若後世布算之
密也必用半弧者記所謂欲其孫而無弧深也弧深猶
不可而近儒乃以半周爲之不失之愈遠哉田馬爲馬

之輶皆視此

任木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輶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鄭注曰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輶軌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謂兩輓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灑案鄭注之誤近儒多已辨之而任木所在訖無定論戴氏東原謂任正爲輶衡任爲衡與軸程氏瑤田謂軸在輿下者曰衡任輶在輿下者曰任正阮太傅以前端駕馬爲衡任後端持輿爲任正孔氏驛軒謂

輿下居中之木爲任正其橫木十字交者爲衡任所言各異合衆說而參觀之程氏孔氏任正之說是也諸言衡任皆非也阮氏所謂任正乃衡任也何以言之夫輈之引車以行也自馬首曲垂而下至輿前而止必有木在輿底與之相屬然後得行此木居中當負載之任故謂之任正統而名之亦謂之輈記曰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當兔之圍卽任正也任正在軸下正當伏兔故其圍曰當兔之圍然則輿底居中之木爲任正審矣余故遵程孔之說也任正在輿底不能無所附麗又必有一木持之此木衡安輿後軫下與任正交相爲固故謂之衡任戴氏程氏以軸當之非也軾之固五分軾閒之

一衡任之圍五分輈長之一其大幾倍之孔氏以爲橫木十字交亦非也軸之下固不得別有橫木且若十字交則其兩端將安所置之或卽以後軫當之則高下又不相值其必別有一木衡安與後無疑也余故曰阮氏所謂任正乃衡任也任正之圍十分輈長而取其一蓋一尺一寸有奇說見輈有三度篇衡任視任正爲尤重故五分輈長而取其一其圍倍於任正之度爲二尺二寸蓋輿前有輈前重後輕故置大木於後使之相稱輿之四角必有四柱上出者爲車輪之幹其下垂者前以置陰版揜軌後與衡任相鬪合也

頸圍 踵圍

參分其兔園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
圍鄭注頸前持衡者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踵後承軫
者也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灑案此頸與踵皆
指軛身而言頸爲軛端持衡者踵卽軛之下垂至與前
接任正者鄭以輿下三面材通謂之軾故云皆入鑿之
柄也軛之長一丈一尺有奇說見軛十分之一爲當兔
之圍則一尺一寸有奇而頸圍爲七寸三分寸之一踵
圍爲五寸八分強康成以軾前十尺加隧深四尺四寸
爲軛長故當兔之圍旣誤而頸踵亦皆差矣

利準

朝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鄭注曰故書準作水鄭

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輶脊上兩注令水去利也元謂利水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輶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輶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按勘記曰唐石經諸本同惠士奇云依注則準利二字衍按注云利水重讀似非也則司農於經文利水兩遍讀之耳必不增經可知注中鄭司農云下當有利水重讀四字故後鄭辨之云利水重讀似非淺人於經既增重文因刪司農重讀之言矣灑案水準古同聲通用是以故書準作水而先鄭以利水釋之然車蓋以利水爲尙而輶則否輶脊著兩無多何取其利乎故後鄭易之其云利水重讀似非也者疑記

文互複準利二字而讀爲注則利準則久非先鄭注中
有利水重讀四字也臧說殊繆如仲師果有此四字康
成當云司農讀似誤而今不然安得臆度司農有此四
字而謂後人刪之乎至鄭訓注爲轉形如注星其義爲
優惟斷句誤耳易氏祇曰不深不淺若水之注無所凝
滯故行則利而順載則準而平利準則愈久而愈堅馬
引之而和人乘之而安此轉之善也是說正合後鄭之
意而不必從其破句最爲達詰蓋轉形前昂難得其勢
下注若如星之注則車行順而平順而平則可久是之
謂和人乘之安矣

經而無絕

斡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灝案經當讀爲徑二字古通

左氏僖二十五年傳趙衰以藪歿從徑後而弗食釋文

云徑一讀爲經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徑卽經也大

宛傳經匈奴絕如絕流而度之絕史記天官書後六星

索隱經作徑絕如絕流而度之絕史記天官書後六星

絕匈奴傳益北絕漢薛瓚注同漢書張良傳橫絕四海

顏注絕謂飛而直度也絕流本橫截之稱自舟行而言

則是直而向前蓋斡雖微曲而其體必取正直但不一

故亦訓爲直度

往直前耳弧而無折經而無絕猶言曲而不深直而不

挺也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鄭注曰言進退之易與人馬

之意相應馬行主於進人則有當退時灝案進與馬謀

言馬行則車行無蹇滯之患退與人謀言人意欲止則

攬轡而自止無侵軼之虞極言轉之和也

良轉環漚自伏兔不至軛七寸

良轉環漚自伏兔不至軛七寸軛中有漚謂之國轉灑案不字義不可通鄭注云漚下至軛七寸則是下字之譌無疑此閩監毛本注文並作下惟余本岳本嘉靖本作不乃後人依經之譌文以改注按勘記反以閩監毛本爲誤殊未審也但伏兔在輿底銜軸而軛在輿前其度數無絲相涉今云自伏兔下至軛七寸則輿底亦當有軛蓋卽轉之入輿底者所謂任正也任正與軸十字相承必有物以制之然後能固故於此設軛以抵制轉身若輿前之軛則陰版下剡半規以銜轉亦以軛名而

不專任其力也大馭祭左右軌及軌其在輿底者不可見卽於此祭之伏兔與軌一從一衡從者如兔伏轡上故謂之伏兔衡者範圍轉身故謂之軌也輿下之軫其徑三寸三分寸之二伏兔高三寸三分寸之一合爲七寸見上文加軫與轆注今自伏兔之下至帆亦七寸鄭注云半有七除軸之下半徑二寸二分則軌高四寸八分其下爲半規與任正相銜也良軻環濶蓋周遭漆之與弓人之角環濶義同先鄭云環濶謂漆沂鄂如環恐未然軌中有濶謂軌之曲中銜任正之處此施漆無多動搖易脫能使之膠固不失則車行平穩是軌得而軻和也故曰軌中有濶謂之國軻

合六而成規

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鄭注今之書刃賈疏云削反張為之若弓之反張以合九合七合五成規也此書刃亦然馬氏諸家等亦為偃曲却刃也灑案張弓弧深故必弛而反張之然後能合以成規若削刀曲刃則無所謂反張不知賈氏何以出此記言合六而成規以明曲刃之度耳不言曲刃者合之成規則其曲不待言也

銑閒謂之于

晁氏為鍾兩欒謂之銑銑閒謂之于鄭司農云于鍾之上祛也灑案于當讀為迂迂曲也古鍾兩旁有角

下其間曲如半弧故曰于文王世子曰況于其身以
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與此同例

于上之擁謂之隧

于上之擁謂之隧鄭注擁所擊之處擁弊也隧在鼓中
室而生光有似夫隧灑案鄭以隧爲鑿燧之燧似非也
鍾自于上直貫篆帶其窠下處通謂之隧言其如隧道
然也下文云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圍之卽
其義隧從卩旁蓋後人增加當依下文作遂擁亦當作
靡手旁亦後人加之史記司馬相如傳玃璫江靡郭璞
曰靡崖也又登降施靡郭曰施靡猶連延也遂在篆帶
之間如山閒之崖連延而上故曰靡矣

黼

卓氏量之以爲黼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黼鄭
注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黼黼六斗四升也黼十
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瀆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
二十二瀨案二十二乃二十三之譌鄭以漢法十斗爲
斛積一千六百二十寸計之則周之嘉量方積千寸容
六斗一升七合又一千六百二十分之四百六十子母
各二十約之是爲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三然此得數所
餘鄭併作少數則誤蓋注文仍有譌奪也

槩而不稅

槩而不稅鄭司農云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稅稅瀨案嘉

量乃爲之程式非百姓所常用卽用之亦無出租稅之理何須言不稅乎仲師說殆非也說文云槩斝斗斛也斝平也稅讀爲銳言平量而不得堆尖耳

則是以博爲幪也

飽人之事引而信之欲其直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幪也鄭司農云幪讀爲翦謂以廣爲狹也灑案先鄭說似未得其指說文云幪翦也一曰幪也一曰婦人脅衣从巾菱聲讀若末殺之殺又曰幪一幅巾也蓋幪爲零縑斷帛之稱又爲斥裂之義故从菱聲與殘同意而讀與綻同聲轉爲殺也以博爲幪猶言以整爲殘謂其碎裂耳

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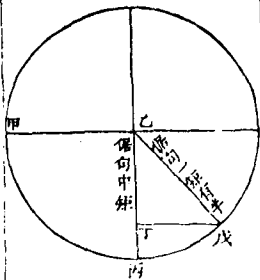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鄭注曰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旣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元謂股外面鼓內面也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灑案記文當作鼓爲二股爲三股鼓二字互譌參分股博去一爲鼓則鼓爲二而股爲三甚明先鄭以上大者爲股下小者爲鼓後鄭謂股外面鼓內面皆足以互證後鄭注亦有錯亂當云鼓廣三寸者股長

四寸半鼓廣九寸者股長一尺三寸半此假設大小
數以明之淺人妄加改竄耳請崇義三禮圖磬形如
矩此古昔相傳之制從來說者並無異辭近程氏瑞居
以爲磬股直懸著說數萬言援引八事以爲之左證
者翕然宗之余初亦疑信相參久之乃覺其未安也程
氏所引八事皆非確據惟曲禮立則磬折垂佩一條文
王世子公族有罪則磬于甸人一條有似乎磬股直懸
然古人以磬折喻人之體曲不必以其懸也磬之爲物
覆之則象人俯伏之形立之則象人鞠躬側立之形賈
子容經篇云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
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又曰跪以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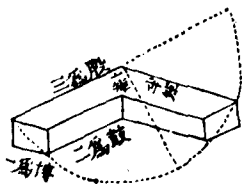
磬之容拜以磬折之容然則立曰磬折跪拜亦曰磬折
磬折非謂直懸審矣若磬于甸人之義則又但取其懸
而不因其折且磬有盡義或聽其自裁非必縊殺之也
如必以爲如磬股之直懸者則縊殺之人豈尙有磬折
容乎又僖二十六年傳室如懸磬國語作磬韋昭曰府
藏空虛但有椳梁如懸磬也程氏謂古人五架之屋北
墉直如磬鼓宇斜如磬股以全形而取其半殊爲未當
其實五架之屋正象縣磬覆矩之形耳又爾雅釋樂大
磬之謂磬磬之爲言喬也磬如覆矩中高而旁下有似
橋梁故名之曰磬曲禮奉席如橋衡亦其義程氏以非
上椳椳有橋名其形後低而前昂象磬股之直懸豈若

橋衡之爲尤肖乎說文云磬樂石也从石聲象懸虛之形及擊之也此正以象磬體小篆左筆下垂與右相配耳今以左垂爲磬股之直者豈其然乎以上諸條程氏皆引爲磬股直懸之證而不知其正與舊說相發明又說文云磬側出泉也磬欵也此類皆用殷爲聲磬訓側出泉或爲折流或爲分流俱未可知若磬欵則更無磬義程氏以爲人欵必昂首喉頸間折處上如磬之股而下如其鼓然則聲字亦將有磬折義乎其末又載陳生令華之說謂磬之古文作磬凡字之从丕者皆有直義固然然磬之从丕實取其聲不得援爲磬股直懸之據也總之直懸之義不在旁徵博引而先與本經抵牾

案記文博爲一鼓爲二股爲三正合覆矩之度若如程
說磬股直懸則股短鼓長顯相乖刺因今本股鼓二字
互譌反有合乎程說故學者不覺其謬然鼓二股三與
參分取一取二之數冥若合符以經證經了無疑義至
所謂倨句一矩有半者則以一象限九十度加其半四
十五度之鈍角也後鄭觸弦法同說見程氏後圖程氏所論倨句
之度亦同說見程氏磬折古義惟直懸爲異耳三覆記文參諸左
氏賈子爾雅說文國語注瞭如指掌還當遵守古義學
者勿見異思遷焉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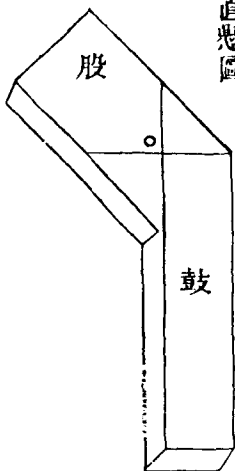
右圖倨句一矩有半卽一象限九十度加半四十五度之鈍角也後鄭云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者以丁戊爲句乙丁爲股乙戊爲弦又云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卽磬之倨句者觸謂關合也以甲乙一矩與戊乙半矩之弦相合成甲乙戊倨句形



博爲一	一	寸半
鼓爲二	三	寸
股爲三	四	寸半
博爲一	四	寸半
鼓爲二	九	寸
股爲三	一尺	三寸半

右圖磨折一矩有半之形參分股博去一以爲鼓博
 如股四寸半去一則餘三寸爲鼓博也參分鼓博以
 其一爲厚得厚一寸餘仿此

程氏磬股直懸圖



記云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
一爲之厚此圖鼓長於股其數不符程氏蓋以上端
爲股博下衡爲鼓博故作上寬下狹之形以合其說
姑無論輕重倒置若如其說是記文失其長短之度
且博爲一三字竟無着落矣此尤不待辯而自明也

弗之能憚

矢人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鄭注曰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灑案憚謂掉動也字亦作彈廬人句兵欲無彈故書彈或作但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與此義同廣韻引周禮云句兵欲無俾皆同聲通用

同疏欲卓

凡相符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卓鄭司農云欲卓欲其色如卓也灑案卓當如緝密以卓之卓

髻鬣寺辟暴

瓶人凡陶瓶之事髻豨薛暴不入市鄭注曰爲其不任用也鄭司農云髻讀爲刮辟讀爲藥黃葉之葉暴讀爲剝元謂髻讀爲跂豨頓傷也辟破裂也暴墳起不堅致也灑案先鄭所釋未詳其指後鄭訓辟爲破裂暴爲墳起是也其釋髻豨亦未詳跂卽別字豨訓頓傷器若斷足或頓傷則不禁自廢矣薛亦當是有覺鏹非直開裂也說文豕部豨齧也段氏玉裁云人之齧曰齧豕之齧曰豨考工記髻豨薛暴今本作豨非灑謂段說是也豨蓋謂器苦窳若有豨齧者然髻之言括也括有會合義蓋器有破損黏補湊合之耳

而無已又以害人

廬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鄭注曰而無已不徒止耳賈疏曰人自己身也灑案鄭訓已爲止而疏以人爲自己身其意蓋以爲執兵赴敵不應以害人爲嫌然非經旨也竊謂已卽指己身人當爲同列之人兵過長已雖欲用之而不能指揮如意故曰無已且有礙於同列之人故曰又以害人耳

灸諸牆

凡試廬事灸諸牆以眠其撓之均也鄭注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未勝負可知也灑案灸本作久說文引此作久諸牆是也久者擋柱之義說見儀禮欲眠其撓之均故久之而驗其強弱之有偏重否也

門阿

匠人壬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

雉灑案阿曲也

詳見士冠禮當阿條下

門阿謂門外兩牆曲折之

處與宮隅城隅同形故下文云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也鄭訓阿爲棟失之

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櫂一櫂有半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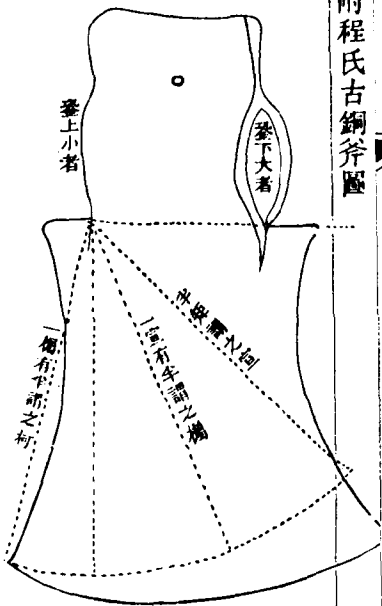
柯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櫂一櫂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鄭注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皓落日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櫂斲木柄長二尺爾雅曰句櫂謂之定伐木之柯柄長三尺鄭司

農云蒼頡篇有柯槲人帶以下四尺五寸斨折立則上
俛灑案宣槲與柯之名義皆取度於斧程氏瑤田藏有
古銅斧依其度而矩之而規之得半矩之度適當斧身
下曲處故謂之宣宣者半規之曲形鄭以易宣髮爲說
非也互詳說文箋鄭引爾雅句槲謂之定今爾雅作斨斨謂
之定蓋槲以柄言斨以刃言也廣雅曰定謂之槲呂氏
春秋上農篇槲柄尺其槲六寸所以閏稼也案槲爲曲
刃如今鎌刀形斧所規一宣有半其曲折正似槲柄與
刃故謂之槲矣斧身上曲處當一槲有半之度卽柄所
在故謂之柯柯之言阿也阿謂曲也以上但有其度而
不著尺寸鄭氏取半倍之度而以柯長三尺差之恐非

經意至磬折倨句一矩有半已有明文此一柯有半謂之磬折其度過大鄭氏但以柯三尺加半倍爲四尺五寸於古無徵且旣以矩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半倍則是四尺於一矩有半亦不合此皆以意爲之程氏瑤田謂一柯有半之柯爲矩之譌余以爲此節上下文尙有奪誤不獨此一字也附圖於後

附程氏古銅斧圖



右圖自闊半徑起度半矩為宜加半倍為橈再加半倍為柯而無所謂斨折形程氏竝繪斨折反亂學者心目益斧中本無其形耳

耒庇

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若
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
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
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鄭注曰緣外六
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耕者以田器爲度
宜耜異材不在數中賈疏誤斷度宜爲句案後鄭云宜
耜異材者蓋謂耒下爲耜以鐵爲
之卽賈疏所云鼠地時脫去耜而用之也然耒爲手耕
曲木耜爲舌類起土之器並非一物當從先鄭以庇爲
耒下岐其岐或卽一木爲之或別以鐵爲之要皆與
耜各物耳耒耜異制說見易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條程
氏瑤田曰三事共長六尺六寸今以六尺六寸三折而
倨句之衡以余所定磬氏之磬折以內其庇上句之折

亦畧如磬折使與庇相應然後弦之自庇以至于首適六尺與步相中是故直庇者倨於磬折如一矩有大半矩句庇者句於磬折如一矩有少半矩倨句磬折所謂一矩有半者也又曰鄭注內外二字誤解其內六尺有六寸七字連讀爲一句自其庇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十二字爲一句內謂本體之實數耒木三折之六尺有六寸也外謂空中之虛數所弦中步之六尺也蓋弦者其外而所弦者其內故十九字又須作一句串讀之曰自其庇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之六尺有六寸乃得其外之弦六尺以與步相中於是耒之倨句矩分與磬折之倨句矩分通一無二故曰車人爲耒倨句磬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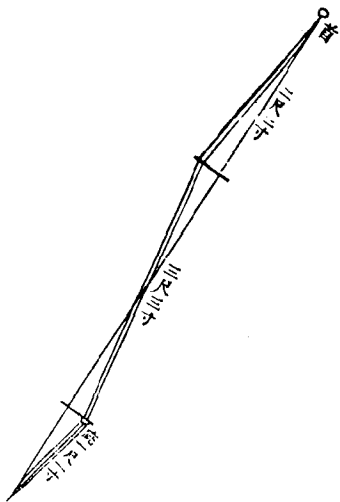
也。灝案記言弦六尺有六寸而後鄭云六尺其數未符至謂耕者以田器爲度則更不然。記云與步相中者明其度之本於步法耳。非因量地而用之也。曲木固不可以量度且自有弓尺在何取於此乎。程氏謂鄭注誤解內外字而仍以步法六尺爲說乃讀自其底至以弦十二字爲一句其內六尺有六寸七字爲一句然自知其與記不合又以此十九字作一句串讀謂弦其內之六尺六寸乃得其外之弦六尺以與步相中其說彌枝矣。今案耒之制既定其尺寸而又作虛率與之相準者蓋曲無定形若有二耒其折處一淺一深則雖同爲二尺二寸之句與三尺三寸之直而長短異矣故爲之成法

以限之亦猶駟人軌前十尺之虛率也試截木三段其一長二尺二寸爲上句其一長三尺三寸爲中直其一長一尺一寸爲底又於地畫直綫爲弦六尺六寸於二尺二寸及三尺三寸一尺一寸各作識乃以上句置於弦外第一節上合下分爲銳角形又以中直與弦之第二節十字斜交爲顛倒兩銳角形又以底置於弦內第三節上分下合爲銳角形令各段首尾相接各邊皆等於是耒之形成然後依其式而採木爲耒通長六尺六寸自底之末引弦嚮內而纏於其首亦六尺六寸故曰緣其外以弦其內與步相中也耒之所以曲者蓋手耕以庇覆地則其柄之句向上人手執之便也爲六尺六

寸斯鞠躬之苦可免矣此以倨句磬折爲中制如欲爲直庇則少伸之欲爲句庇則更曲之皆但於庇爲之且可任爲之而不繫乎其柄也於此見古聖人制作之精雖一田器而密合有法如此

倨句磬折說見磬篇

未圖



大車 牝服 羊車 柏車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鄭注曰：牝服長八尺，謂較也。羊車較長七尺，柏車較六尺也。鄭司農云：牝服謂車箱，服讀爲負，釋文云：較音角。灑案：此指輪之高度，故與綆並言。康成釋爲輪較，非也。先鄭云：牝服謂車箱，語亦欠分。晰大車牝服，羊車柏車當爲四名。牝服者牝牛所駕之車也，輿中載物處，形如箱篋，謂之車箱。故詩云：「腕彼牽牛，不以服箱。」服箱云者，猶言駕車，故服讀爲負，因之遂以牝服爲車名。說文云：箱，大車牝服也。此渾言之，與毛傳云：大車之箱，正同。蓋渾言則牝服亦大車，析言則

如考工記所列四名也以柯長三尺計之其崇皆以一尺爲殺則大車牝服羊車柏車爲四名審矣

射遠者用執

弓人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鄭注曰鄭司農云執謂形執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爲弓故曰審曲面執元謂曲執則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瀕案執與直相對則執謂斜析也句股法直曰股斜曰弦弦長於股故射遠者用執幹欲其蓄棗不弛而此用執者木雖斜析理自正也二鄭說皆失之

蓄棗不弛

居幹之道蓄棗不弛則弓不發鄭注曰鄭司農云蓄讀

爲不蓄而畝之蓄與讀爲榛與之與謂以鋸削斫幹也
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元
謂與讀爲裂繻之裂顛案蓄與皆謂木理也大雅皇矣
篇其蓄其翳毛傳木立死曰蓄荀子非相篇周公之狀
身如斷蓄言其肌理如枯木也與如牛角繭與之與言
其肌理細密也斫幹正直木理不斜也則弓不撥刺王
氏引之曰發讀爲撥謂枉戾也是也

說詳經義述聞

紕而昔

凡相角釋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紕而昔鄭注曰鄭
司農云紕讀爲紕縛之紕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拗
理錯也元謂昔讀爲履錯然之錯顛案昔如字說文云

昔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籀文𦉰从肉今作腊𦉰而昔言其角轉戾而臞瘠也直而澤與紵而昔相對爲文鄭說失之

通介堂經說卷二十

徐灝學

儀禮一

士冠禮

朝服

主人元冠朝服鄭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灝案朝服非專爲天子諸侯視朝之名古人卑者晨見於尊皆曰朝內則曰昧爽而朝此子於父母稱朝也玉藻曰揖私朝此大夫家之朝也言私以別於公朝亦有渾言朝者左氏襄三十年傳鄭伯有者酒爲窟室而夜飲酒

舉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是也晨朝之所服也
謂之朝服士冠筮于廟門敬其事故朝服也

有司

有司如主人服鄭注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
自辟除府史以下今時卒吏及假吏是也灑案冠主人
未必皆有卒吏此有司謂司其事者耳段注說文司字
曰凡司其事者皆得曰有司是也

宰

宰自右少還贊命鄭注宰有司主政教者也灑案此案
宰非治邑吏也

飛賓 宿賓

戒賓鄭注戒警也告也灑案戒誡古字通說文誡敕也
敕猶告也宿賓鄭注宿進也灑案鄉飲酒記注云再戒
爲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復宿戒又特性饋食注云宿
讀爲肅肅進也

純衣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鄭注純衣絲衣也餘衣皆
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
明衣與帶同色灑案純當作紃字之誤也紃與緇同衣
帶同色則爲緇衣明矣玉藻曰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
紃鄭彼注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系旁才其誤與
此同蓋篆文屯作才才作卅二形相似而誤士昏禮女

次純衣纁衿純亦紕之誤詩鄭風丰箋云土妻紕衣纁
衿是其明證士喪禮爵弁服純衣釋文云純衣莊其反
則亦紕之誤無疑矣

緇布冠缺項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鄭注缺讀如有頰者弁之
頰緇布冠無笄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
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頰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
頰象之所生也賈疏云著頰圍髮際無正文約漢時卷
幘亦圍髮際故知也干首四隅爲綴干武頰之兩
頭皆爲綴別以繩穿緇中結之然後頰得牢固故云亦
由固頰爲之也灑案鄭意以缺項別爲一物故云著之

圓髮際而結於頂中蓋謂縑布冠無笄著此頰爲綴以
固冠然細繹經文似不爾經云縑布冠缺項缺項卽指
此冠若別是一物何必舉冠連言之乎且下文初加縑
布冠云右手執項左手執前則其非二物明矣賈疏云冠後爲
項下皮弁爵弁無頰項皆云執項知非頰項也縑案縑
布冠缺項上文旣明言之至下文始加時無須再言其
制故但云執項此行文一定不易之理豈必曰執缺項
而後可那縑布冠皮弁爵弁三者皆有項惟縑布冠缺
故獨詳之而皮弁爵弁旣不缺卽勿煩言也竊謂缺項
豈得以皮弁爵弁皆言執項而以爲例乎
者冠後有缺爲三角形於其兩端爲二繩繫組以結之
所謂青組纓屬于缺也凡从支之字多隅角義詩言跂
彼織女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是也釋名云弁如
兩手合拚蓋皮弁之正面縮縫四列如人四指然其兩

側上銳下廣爲三角形如人合手之狀故曰有頰者弁
鄭讀缺爲頰蓋有所受之其云項中有緇正合繫組之
用惟未盡得其義耳又案爵弁皮弁緇布冠皆以匱盛
之載於篋者凡六物青組纓一緇纒二皮弁爵弁各一
笄爲四緇組紘亦皮弁爵弁各一爲六也青組纓必舉
緇布冠缺項言之者所以明其物之用耳組纓乃缺項
之繫而缺項卽指緇布冠故連言之矣

蒲筵二在南

蒲筵二在南賈疏曰二者一爲冠子卽下云筵于東序
少扎是也一爲醴子卽下云筵于戶西南面是也灑
東序及戶西之筵皆在堂上此蒲筵二則在房總承上

陳服于房中而言下文則尊一鯁醴在服北亦房中也
賈說非

衫元

兄弟舉衫元鄭注衫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古文衫爲
均灑案均字是也士昏禮女從者舉衫元注衫同也同
元者上下皆元此衫亦當爲均左氏僖五年傳均服振
振杜注戎事上下同服釋文均如字同也字書作衿獨
斷下曰祠宗廟則長冠衿元衿紺繒也均衿蓋古今字
篆文衿衿形近故衿譌作衫鄭云衫同也同亦均也若
衫則或訓爲畫或訓爲美孟子盡心篇被衫衣趙注衫
畫也音義引陸注衫衣之美
者或訓爲單曲禮下衫緇綌
鄭注衫單也非其義矣說文云衫元服

亦沿儀禮今文之誤

揖贊者

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鄭注贊者賤揖之而已又與賓揖先入道之贊者隨賓灑案上文主人既拜賓矣而未與贊者爲禮故於此揖之既而又與賓揖以道引之賈疏曰前拜賓訖今又揖者爲將先入故是也

三揖至于階三讓

主人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人三揖至于階三讓鄭注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灑案主人迎賓入外門東曲北曲之揖其儀當然至入廟復爲右曲北曲

之揖則於禮未合此鄉射自有明文所云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是也揖進與揖入同彼於廟中行禮先已入廟故將有事揖而進之此則初入廟門故於廟門揖入既入又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也鄭於鄉飲酒禮注云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案陳堂塗也當碑卽及階也正與鄉射合而此爲岐說後儒不察但用冠禮法未細檢也又三揖三讓其儀相成三讓卽在三揖之際每一揖則一讓非至階然後爲三讓也因最後一揖一讓在及階之後既不可曰三揖三讓至于階又非及階三讓故錯綜其文曰三揖至于階三讓此古人行文之妙也

盟于洗西

贊者盟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鄭注盟于洗西
由賓階升也立于房中近其事也南上尊於主人之贊
者按勘記曰浦鏜云于洗西三字當衍文疏云贊者盟
于洗西無正文若經有此三字便是正文何云無也當
是傳寫者因注誤衍灑案浦說是也賓盟于庭中之洗
贊不得與之同細繹經文當作贊者盟立于房中蓋北
堂自有洗耳下文云贊者洗于房中卽其明證不言入
房者文省也此爲取纜筭櫛而入其先賓而盟亦爲坐
櫛設纜也升字亦誤衍旣不盟於庭中則無升字剛矣

母拜受

舅與答拜

姑坐舉以與拜

取脯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鄭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賈疏云婦人於丈夫皆俠拜故舉子以見義也灑案母拜其子古今以爲大疑故或謂重其冠或謂重其脯呂氏大臨則以爲母有從子之道故於其冠也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其說皆有合於理而卒未能深明其義夫冠者取脯見于母而曰母拜受子拜送則爲受脯而拜明矣蓋脯自廟來重敬之也其曰母又拜亦非特爲其子再拜也此婦人俠拜之常儀耳蓋男子之拜端拱折腰其容紆遲婦人之拜但斂袖而俯下其手其儀簡捷其相答拜也男子甫端拱而下婦人之拜已畢於事不相當故必以俠拜答之朱子曰凡婦

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答拜是也俠之言夾也交錯之謂也且此所謂拜乃拜手而非扱地也禮君於臣猶答拜則母之於子亦何足深異況重以受脯乎冠義曰成人而與爲禮也蓋孩孫童之拜弗答旣冠乃與之爲禮耳今世婦人猶爲俠拜之儀雖於其子亦然何學者不疑於今而獨疑於古乎又案士昏禮婦見舅姑執筭棗栗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筭殿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尤足與此參證夫舅姑之於婦亦猶父母之於子矣坐而興然後拜則舅之拜非稽首而姑之拜非扱地益明矣凡禮經言拜者多拜手而非稽首而學者昧之故於禮

節皆未能瞭然也

張氏爾岐曰士冠禮頗疑敷事冠於廟重成人也未冠不以告既冠不以見何也見于母而不見于父見贊者而不見賓疏以爲冠畢已見似矣然醴畢卽見于母儀節相承則見父見賓當於何時豈在酌醴定辭之前與又言歸俎而不言載俎其牲未間注已陳之要皆文不具也灑謂既冠見于母雖母不在亦使人受脯于西階下其詳如此則其不見于父非文不具也蓋父與賓皆在廟中共行冠禮者也故不復見也且冠以著代故不必見于父旣不見于父矣則其不告廟宜也然而筮于廟門冠于廟則猶然告也見

贊者而不見賓何也賓爲之冠相與揖讓周旋其明則既見之矣而贊者則否故特見之也且賓與父爲敵體固不敢以主人自居矣此經之微旨與至于乾肉折俎已有明文故不復言載俎且此非祭禮亦不以此爲重耳

玄酒在西

若不醴則醴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甔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鄭注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灑案康成以玄酒爲水經傳並無明文竊未敢信夫太古無酒何緣以水代之況自有明水之尊則玄酒非水益明矣今案禮運曰故玄酒在室醴醑在戶案醑在

堂澄酒在下鄭注曰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醴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醴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是醴卽醴齊醴卽盎齊醴卽醴齊澄卽沈齊玄酒其泛齊與鄭注周禮酒正云泛者成而滓滓泛泛然如今宜成醪是也

嘉薦煎時

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煎時灑案竄猶既也互文耳太元元瑩注云煎盡也盡與既同義故語詞亦相通

仲叔季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宥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其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按勘記曰通典假作嘏仲上有伯字灝案自禮儀既備
至曰伯某甫爲字辭前三句備與字隔句韻中二句
少韻後三句嘏與甫隔句韻仲叔季唯其所當則作記
者之語蓋冠者不必盡居長故曰仲叔季唯其所當設
如仲氏則曰曰仲某甫矣通典誤認爲皆字辭而疑其
字句不齊故於仲上增伯字以足之耳假嘏古字通

士昏禮

日入三商

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賈疏曰商是漏刻之名故三
光盡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灝案日入尚有體
影故人後三刻爲昏漢書律歷志商之爲言章也管

勿躬篇臣不苦弦章韓子外儲說左篇新序雜事篇並作弦商是商與章通或謂之章或謂之節或謂之刻其義一也

當阿

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鄭注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殿灑案如鄭說是賓已入至堂中而主猶在阼階上似有未安五架之屋中爲棟前爲楹楹前接簷爲殿今文作殿則不在堂中明矣經言賓升西階不言升堂古亦無訓阿爲棟者鄭訓棟其誤有由蓋當阿卽當殿殿前簷霑雨則當阿亦云當霑而室之中央曰中霑故誤訓爲棟也鄭注追非也阿者階下堂廉之曲處說文云阿大陵也一日

曲自也蓋山曲謂之阿引申爲凡曲之稱考工記曰四

阿重屋謂堂基四曲也

說見明堂考

又曰王宮門阿之制五

雉謂門外兩牆之曲也

說見周禮

賓升階將入堂其上當展

下當阿故古文當阿今文作當廡矣賈疏云鄉飲酒聘禮皆云賓當楹無云當阿者獨此云當阿故云示親親也則亦疑當阿訓棟之有未安而就注爲說耳

授于楹闕南面

授于楹闕南面鄭注南面竝授也賈疏曰以經云南面不辨賓主故知俱南面竝授也灑案授受無南面竝立之理上文云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則主人正當北面故賓南面授之經文自明授

雁賓之事南面自指賓言不言主人受者可畧也鄭云南面

並授實緣聘禮同面受圭而誤說見聘禮又曲禮鄉與客並然後受鄭注亦誤說見禮記

緇袍

緇裳緇袍鄭注袍謂緣袍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灑案袍本作袍隸變爲袍俗書作袍說文曰袍裾也廣雅曰袍袖也與鄭義異然經云緇裳緇袍則鄭以爲裳緣似不誤蓋衣袂爲緣謂之袍因之裳緣亦曰袍耳

纁衿

純衣纁衿鄭注衿亦緣也衿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灑案純衣乃紵衣之誤說已見前雜記曰稅衣纁衿釋文云衿裳下襪王肅云婦人蔽鄒也案衿

之制繫於裳前與喪服記之衽相似鄭云神之言任是也
也以爲緣則非也汪字又作禕衽禕一聲之轉爾雅釋
器曰衣蔽前謂之襜李巡云衣蔽前衣蔽也釋文云
襜方言作衽同昌占反方言云蔽郝江淮之間謂之禕
或謂之被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
郝齊魯之郊謂之衽釋名曰跪襜跪時襜襜然張也廣
雅曰大巾禕襜襜被蔽郝也合眾說觀之衽非緣飾之
名明矣其制詳見喪服記

除冪

除冪舉鼎入李如圭儀禮集釋作除冪頌案作冪者是
也儀禮古今文冪冪二字相亂冪从冪古通作冪冪从

一古通作密說文有甗音切無甗音密以木橫貫鼎耳舉之

謂之甗以巾覆物謂之冪其字本作慎古文作密者假借也凡覆尊覆鼎皆當作冪或以覆尊作冪覆鼎作鼎者乃不知引申之例而強生分別因別製从冪之甗耳

說見阮氏校勘記

上文設局與此除甗相應甗以木貫鼎耳故

曰除若是覆巾則不當言除矣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敖繼公儀禮集說作冪並誤衛湜反以作冪爲是而謂甗字後人更易慎矣

食以涪醬

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涪醬鄭注皆食食黍也以用也
用者謂啜涪師醬灑案此食益兼黍及肺脊言之謂食

黍啜滫及以肺脊擣醬故曰皆食以滫醬也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滫醬鄭云每飯啜滫以脊擣醬與此正同士虞禮取肝擣鹽取脯擣醢亦其證賈疏謂用口啜滫用指啣醬恐無此典禮啣醬固不得以指卽啜滫亦當用匕柶不以口就器啜之也

祭舉食舉

皆祭舉食舉也灑案祭舉謂舉肺以祭食舉亦謂舉肺而食其文自明賈疏謂以其舉以祭以食故名肺爲舉非也

醕

贊洗爵酌醕主人主人拜受醕婦亦如之鄭注醕澆也

酌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絜口且演安其所食灑案鄭訓酌爲漱非也說文云酌少少飲也土虞少牢禮注古文酌作酌今本酌誤酌玉篇酌與酌同下文婦餒姑之饌姑酌之婦拜受坐祭卒酌其非用以絜口明矣土虞禮酌尸注云安食也是也

疑立

婦疑立于席西鄭注疑正立自定之貌灑案疑讀爲疑疑然而立也釋文疑魚乞反

皇舅某子

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賈疏某子言若張子李子也灑案某子稱姓似未安聘禮

禮記卷之五十一
三
祝曰皇祖某甫皇考某子特牲禮命曰皇祖某子鄭注
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此亦當同

士受皮者

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朱子曰疏引此文皮者
下有取皮二字今本無之未知孰是灝案無者是也士
受皮者自東出于主人之後然後自左受皮則上文不
得有取皮二字明矣

某以得爲昏姻之故

某以得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按勘記曰以得唐石經
徐本張氏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得以灝案作以得者是
諸本皆非也上文云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與此文同

一例不當歧異某以得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上下相應若作得以則語氣反緩或氏按集釋反以作得以者爲是慎也

敢不從

敢不從張氏儀禮識誤曰五代唐順中監本同至顯德中吉觀國所校監本乃云敢從無不字或曰歲久版脫之也灑案有不字者是也禮經屢言敢不從此處不當獨異

士相見禮

賓反見

主人請見賓反見鄭注請見者爲賓崇禮來相接以於

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疏曰士冠禮賓士昏納
之等禮記皆有禮賓饗賓之事明此行禮主人留必
不虛宜有歡燕故云則燕矣灑菜賈氏以燕爲燕飲非
也鄭注又云凡燕見於君至凡侍坐於君子博記反見
之燕義則此所謂燕非燕飲明矣今案燕有安閒之義
凡非正禮皆曰燕故饗禮行之於廟獻依命數燕禮則
行之於寢脫履升堂無算爵鄭注聘記燕賓云燕私樂
之禮崇恩殺敬是也又無事飲酒亦謂之燕飲平日供
養謂之燕食房中之樂謂之燕樂常時接見謂之燕見
皆此義也士相見自上文奉贄至再拜送贄出是正禮
今反見謂之燕蓋至是乃申其款洽之情也

賓奉贄人

灑案士相見之禮賓既見主人主人復見之以其贄經但言奉贄入及拜受拜送而不言出迎及相答拜揖入諸儀鄭注謂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敖繼公云復見之禮異於始見皆非也凡敵體相見未有不出迎者儀禮之文多祥略互見此固辭不得命敢不從之下亦當如上文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然後云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今但云賓奉贄入者省文耳全經若此之類不可枚舉

不疑君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鄭

注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嚮之疑度之灑案此疑卽疑立之疑讀爲疑非疑度之謂也蓋臣北面見君爲行跪拜之禮禮畢當東西面立若君東西面或隅坐則臣當北面立皆不得疑然嚮之正方謂正其所嚮也士昏禮婦疑立于席西亦不對舅姑

先見之

若先生異爵者諸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鄭注先見之者出先拜灑案上文士相見主人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則敬體已然何待先生異爵乃出先拜乎鄭說非也蓋辭之不

得則不在先生異爵者之來而先往見之耳

鄉飲酒禮

乃席賓主人介

乃席賓主人介鄭注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纒案此皆於堂設之當阼階則曰阼階上當西階則曰西階上禮經凡賓主之席皆同鄉射云司正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則皆於堂設之可知賓席雖在牖間南面當少偏西故曰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也

眾賓之席

眾賓之席皆不屬焉灑案不屬謂各自爲席也注疏家

皆以爲眾賓之長三人席于堂上其餘眾賓皆在堂下
蓋恐堂上不能容多席也鄉射禮云眾賓之席繼而西
皆南而東上若賓多則東面北上又曰西序之席北上
是眾賓之席並在堂上經有明文蓋南面若不能容則
繼而東西耳鄭彼注云眾賓統於賓是也

餘詳獻眾賓

主人辭洗

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賈疏曰
此賓未盥主人辭洗鄉射禮盥訖將洗主人乃辭洗先
後不同者彼與鄉人習禮輕故盥訖乃辭洗此鄉人將
賓舉之故未盥先辭洗重之故也又鄉射主人辭洗之
時賓方奠爵于篚下此不奠爵篚下便言奠爵于篚者

未奠之時主人卽辭也。灑案賈氏誤會禮意鄉飲鄉射
主人獻賓皆云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此謂將
盥洗而猶未也於是客辭洗主人興對乃卒洗凡盥洗
之禮皆然無少異者鄉射賓酢主人云適洗北面坐奠
爵于篚下興盥洗與此文同一例皆將盥洗之詞也賈
氏因見此篇但云賓適洗南面而無盥洗之文遂誤
認鄉射賓適洗下盥洗二字爲已盥洗矣又卿射兩言
坐奠爵者蓋初奠之旣而執以洗因主人之辭而復奠
之此篇亦文省非有他與義也

主人以介揖讓升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賈疏曰主人與賓三揖至

于階之時介與眾賓亦隨至西階下東面今此文云揖讓升如賓禮則唯於升堂時相讓無庭中三揖之事矣
灑案賈氏蓋以門內距堂遠故以爲主人與賓升時介與眾賓亦隨至階下又因鄭注三揖至于階云入門將
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冠禮此時已在階下故無庭中三揖之事也今案上文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此云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則皆三揖三讓而升明矣
非唯揖介爲然也卽眾賓亦莫不然蓋三揖至階本常
禮主人於眾賓旣已拜之豈於三揖而略之乎凡此文
不具者皆以互見而省耳至於每曲之揖則非唯相隨
至階無此卽在門左亦不必復有曲行何以言之此賓

介及眾賓大約至少亦有七八人其序立于門左必已
過于門曲可知鄭注所謂曲揖者惟賓入外門曲行至
廟爲然耳鄉射云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此乃所謂
三揖至于階也此揖進謂揖之以行也蓋賓客已在廟
中復行三揖之禮故須先揖而進之然
後當階揖及階入若初入廟時旣已揖入則
不必復有揖進之儀蓋揖進與揖入同耳

獻眾賓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鄭注謂三人也眾賓位在下灑
案眾賓雖輕似無位于堂下之理此篇上文云乃席賓
主人介眾賓之席皆不屬焉鄉射云乃席賓南面東上
眾賓之席繼而西則眾賓與賓介主人同席於堂上本
有明文注疏家因見主人獻眾賓唯其長者三人答拜

受獻遂以爲堂上之席亦惟長者三人不知眾賓既多其勢不能徧及故惟以長者三人答拜受獻而其辭洗則惟長者一人耳何其執一鮮通乎鄉射記云西序之席北上卽指眾賓之席而言蓋南面不能備設故相繼席于西序東西北上正與眾賓射者繼三耦而立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事同一例此所云每一人獻薦諸其席眾賓辨有脯醢實統叙賓長三人及其餘眾在內故下文云賓厭介升介厭眾賓升眾賓序升卽席總結上文而此後絕無一語及眾賓在下者叙述瞭然且鄉射云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鄭云在下謂賓黨也是下自有賓黨而乃以屈眾賓可乎鄭注主往自相違

異失於檢點賈疏遂謂眾賓堂下立侍不合有席已屬
妄斷而敖氏繼公至以此疑經謂眾賓之席繼而西未
必有西序之席北上者何其悖歟敖云堂下之位繼賓
介之位而南杜撰無
據

受酬者自介右

受酬者自介右眾受酬者受自左鄭注由介東也尊介
使不失故位灑案賓酬主人於阼階北面主人立于賓
東主人酬介于西階介位于主人之西皆主人在右所
以尊賓介也是以眾賓之長一人受介酬亦由介右其
餘眾賓相酬則皆為同儕故皆自左矣

二人舉觶

使二人舉解于賓介鄭注若有大夫則舉解于賓與大夫敖氏繼公曰言賓介者明雖有大夫猶及介灑案二人舉解若有大夫則不及介惟俟賓酬主人然後主人酬介耳此當從鄭說爲是下文云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解乃入蓋賓介雖重而諸公大夫爲尊一人舉解先獻正賓若有尊者在坐將先正賓乎先諸公大夫乎故諸公大夫必待一人舉解之後乃入所以避正賓耳於介則無所誦也如其不然曷不待二人舉解乃入乎由此觀之若有大夫則二人舉解必于賓與大夫明矣夫牲體臠肫重于脔而介俎用脔敖氏云介俎用脔者欲以臠爲諸公俎肫爲大夫俎也然則諸公

大夫重于介敖氏固知之何於此而自相違異耶

縮雷

磬階閒縮雷北面鼓之鄭注縮從也雷以東西爲從古文縮爲蹙王氏引之曰東西可謂之橫不可謂之從鄭說非也縮當從古文作蹙蹙近也磬在兩階之閒其北則雷矣磬雖不在雷而近於雷故曰蹙雷灑案鄭以東西爲從固非王訓縮爲近亦未得也縮直也禮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衝縫是縮爲直也投壘注奇則縮縮純下釋文云縮直也直如相直之直謂直當中雷耳磬在階閒東面直雷故北面鼓之